总体：美国经济危机对中美经济双循环的危害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的拉动（略了。。。）

参考：**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双循环体制及其前景分析（高飞）**

中美经济金融关系中存在的“双循环”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中美经济关系在整个世界经济范围内处于动态的均衡中，即中国的高储蓄支持着美国的高消费，中国购买美国债券的资金流入弥补了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这种微妙的均衡使双循环体制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这一均衡是有着其自身的脆弱性的，它需要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能够维持，需要人们对美元的信心能够维持，需要中国愿意并有足够的外汇储备继续持有美国金融资产，需要中国继续其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只要其中一个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中美经济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就会打破，双循环体制也会走向尽头。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平衡。

1. 双循环体制的形成

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中商品循环的结果是商品由中国流向美国，使美国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而中国则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因此通过贸易渠道使大量的美元从美国流入到中国，中国积累了高额外汇储备；另一方面由于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中国把大部分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美元资产，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把所积累的美元重新投入到美国资本市场，实现了资本的循环。这在客观上就起到了弥补美国贸易逆差的作用，为美国消费提供了资金，使美国能进一步吸纳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出口产品，并对中国进行投资，获得较高的资本回报。这一过程中包含着两个循环，即中美两国之间的商品循环与资本循环，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双循环”体制。

双循环体制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还存在于美国与其他东亚等新兴国家之间。这种双循环体制有着内在的稳定性，以中国等国的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债券，维持了美国的低利率，而美国低利率又刺激了美国国内消费与投资增长，造成储蓄不足和贸易逆差，同时也造成了东亚国家的贸易顺差，弥补了东亚国家的内需不足，而东亚国家的贸易顺差又导致外汇储备积累和外汇储备流入美国债券市场，继续维持美国的低利率。所以双循环体制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不发生大的经济突发事件，还是有其内在的稳定性的。

但“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具有脆弱性，双循环体制能够产生和维持，和“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分不开的。但是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就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特里芬难题”并没有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而解决。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作为核心国际货币，需要保持币值的稳定，但是不断发展的全球贸易以及其他国家不断增长的对国际储备资产的需求客观上都需要美元及美元计值资产供应的不断增加，这就又会造成美元贬值。所以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保持币值的稳定，也就是所说的“特里芬难题”。另外，在现行的货币体系中，美元没有任何信用保证，并且美国也没有义务保持美元与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稳定的汇率。这就使美联储拥有不受监督、可无限印发美元的特权，这些都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更加脆弱。

1.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双循环体制的前景

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使很多人开始考虑改变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而次贷危机的爆发，从深层次来说在于美国的储蓄与投资、消费之间的严重失衡以及由这种失衡造成的巨大债务，而这种现象能够产生并且不断升级，正是由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特殊地位而造成的，是国际货币体系弊端积累的结果。

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经济增长方式都会发生转变，中美双循环体制是在美国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中国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形成的，如果两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出现变动，双循环体制就不能持续。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将使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一定程度上的转变，巨额贸易不平衡难以维持。“全球经济再平衡”将是危机后全球经济调整的一股新潮流。一旦中美两国都已开始了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就意味着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都面临了短期调整和长期重塑的压力与挑战。

所以，，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美双循环体制赖以生存的几个条件都造成了破坏，重创了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经济格局，动摇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使中美之间维持多年的双循环体制受到影响，使中美双循环体制变的不可持续。



